

樂齋詞

紀寶成詞集

紀寶成 著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人民文學出版社



1550667

I227.8
012



CS1719879

纪宝成 著

樂齋詞

纪宝成词集

送
堂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I227.8
012

重庆师大图书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乐斋词：纪宝成词集/纪宝成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ISBN 978-7-02-008774-7

I. ①乐… II. ①纪… III. ①诗词—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14076 号

责任编辑 赵 萍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96 千字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2.75 插页 3
版 次 2011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名 978-7-02-008774-7
定 价 5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1550667

读纪宝成先生 《乐斋词》小言

叶嘉莹

我今年已是八十八岁的老人，多年来目力减退，而且孤身一人来往于大洋两岸，工作极为繁重，因此早就对外做了不再为任何人撰写序言的声明。二〇〇五年，南开大学陈洪校长转下马凯先生的大作后，我因工作忙碌，一直拖延到了二〇〇六年七月才得交卷，幸得马凯先生的了解和原谅，我至今都对他感谢无已。今年九月中，我远自温哥华整理了数十年来在海内外讲课之音像资料，有九个纸箱之多，孤身一人携返南开，归来后得众同学协助整理多日，始得将我个人居处的狭小之空间略得料理清楚。而其间更曾因友人相邀，于九月下旬赴外地作了一次讲演，因此由陈校长转下的纪宝成先生之《乐斋词》之电子版，乃于近日始得请人代为打印出来，尚未及详细拜读，而上周陈校长邀聚，询及纪先生欲倩我为其词集撰写序言之事，我未能早日报命，深为歉憾。但个人之身体既已日益老衰，日常生活多赖自理，且内外之工作极为繁重，因此常感力有所不及，此亦人生一无可奈何之事也，惟祈友人多加谅解耳。

纪宝成先生在学问事功等多方面之成就，固早已为世所周知，但我个人则只是一个终身从事古典诗词之教研的工作者，对纪先生多方面之成就，无能具述。但纪先生在国学与古典文化方面所表现出的关心和倡导，则为我之

素所钦仰。犹记二〇〇五年中国人民大学在纪先生的领导下成立了国学院之时，我个人也曾忝蒙邀约，被聘为五位学术顾问之一员，而且曾应邀赴京，参加了人大国学院的揭牌开幕典礼，并在典礼中应邀作了简短的谈话。其后于二〇〇六年十一月又曾应国学院冯其庸院长之邀，专程赴京，在人大逸夫会议中心作了一次报告，而且为了配合国学院的教学宗旨，我所选的讲题乃是《小词中的儒家修养》，举引了清代常州派词人张惠言所写的题为《春日赋示杨生子掞》的五首《水调歌头》为例，对其中所寓示的儒家修养作了相当的阐述。当时在讲演之前后，冯其庸院长曾作了极为恳挚的介绍和结论，与会之人大诸位师长和同学，也都表现了热情的反应。我从人大的热烈反应中，清楚地见到了纪先生倡导国学的成效。只不过当时我还未曾读到过纪先生自己的词作，我对他的认识还不过只限于他在办学方面的事功之成就而已。及至最近读到了他的《乐斋词》，方得进一步了解到纪先生在倡导国学的事功以外，固原有其自身平日对古典文化之一份兴趣与修养在也。

当我拜读纪先生这一册词集时，首先引起我之兴趣的，乃是纪先生何以取「乐斋」为此一词集题名的用意。当然，依一般习惯而言，「乐斋」自应是纪先生之书斋的题名。纪先生自己对于此一题名未曾作过解释，但若就

其对国学与古典文化之热心倡导的作风来看，私意以为其题名之取义或者可以有以下的两种可能。我首先想到的是《论语·学而》开端的几句话，「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其次我又想到的，则是《孟子·尽心上》中所曾提到的「君子有三乐」之言，以为「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论语》《孟子》二书，固原为中国国学中之基础典籍，然则以纪先生之学养志意，及其多年来从事教育与对于国学之倡导而言，则其以「乐斋」题名之可以有以上之两种取义，自然也就是极为可能的了。如果说《论语》中所提出的「说」、「乐」乃是就独善其身的君子之修养而言，则孟子所提出的「三乐」，便应是由一己之独善所扩展而出的一种在生活中之「兼善」的推广了。纪先生之词集以「乐斋」题名，证之于其平素之学养与事功，则吾人自可知其修养与志意之所在矣。

除去此一题名所引起的我之遐想以外，另有一点也曾引起我之注意者，则是纪先生所传送下来的作品，乃是仅有词稿，而并无诗稿。此就一般情况而言，固颇为罕见，意者纪先生之对于词体，必当有其独见与独钟之处也。我个人平日对词之为体，亦曾有所偏爱，因敢就个人一己之体会，略一

说之。

夫词之为体，其起源与特色固曾被前代学人加以多方之论述，推其原始，则词体之得名，原来固只不过但取其为合乐之歌词之义而已。然而词体既以其合乐之故，在形式上形成了其参差错落、长短多变之特美，于是豪杰之士遂能在摆脱了诗体严整之约束后，在词体中别开蹊径，作出了多方面的拓展。当词体逐渐脱离了歌唱的约束以后，乃以其特殊之形式发展成为为了远非齐言之传统诗体所能限制的一种新兴的诗体。两宋之苏、辛开辟于前，虽曾被女词人李清照讥为「句读不葺之诗」，但其开拓变化之处，对词体之拓展实有极大之贡献。及至有明一代，虽因时尚所趋，词体颇有与曲体合流之势，或为后人所病，然而其生动变化之处，亦未始不可视之为对词体之开拓变化之另一进展。及至明清易代，当日之词人其遭际既各有不同，共为人之才性亦各有差异，所以乃造就了如叶恭绰在其《广篋中词》中所说的「丧乱之余」，「蕴发无端」，「分途奔放，各极所长」的清词中兴之盛。当时的大词人陈维崧在其《今词苑·序》中遂对词之为体提出了「海涵地覆」、「为经为史」的说法。及至现当代以来，既有白话文学之提倡，其严格遵守旧格律来写作旧诗词者虽自表面看来似颇有减少之势，但词之生

命则反因有白话文之一体，乃更发展为古今文白无施不可的一种新变之风格，于是亦更有新鲜活泼之致，虽历经种种之文化变革而其生机之充沛则依然未减，既有毛泽东先生以其过人之气魄襟怀写出了千古不世出的雄篇钜作，于是新时代乃形成了一种词体之新风格与新气象。纪先生既具新时代之精神，更对旧文化有倡导之热心，故其写之于词，乃有古今新旧兼容并蓄之妙。在内容方面既写有「深山背柴」之不平凡的艰苦经历，也写有全家游园的幸福生活；既写有拆除陋烂房之决心，也写有乔迁之喜的欢庆；既写有汶川地震之劫难，也写有亚马孙河之壮游；既写有对《富春山居图》合璧的对古典之关怀，也写有两个小外孙之童心稚趣。其词作内容之多，含蕴极广，凡此种种自非传统旧词之闭守书斋吟风弄月者之可相提并论。我今已届老耄之年，得读新时代的新风格与新内容之作品，对中国传统旧诗词之生命的历劫长存代有新声既深怀欣喜之情，而瞻望未来，则在新中国的新建设之下定当更有集大成之新声的出现。拜读纪先生的大作之余，对于在其领导之下的国学院之同学其将写有既具新风格更兼旧传统的融汇古今之作有厚望焉。

自序

还在初中时代，我就对中华古典诗词或称中华传统诗词有了点兴趣，并偶尔还不知深浅地学仿「古体」写几句所谓的「诗」。在即将进入高中阶段学习的那个暑假，我就曾仿「忆江南」词体写了一首似词非词的小诗：「晚饭罢，独自坐窗口。纷纷思绪沉沉意，化作秋风扫瘦柳。暮入奎光楼。」用以寄托我怀念仪征县中学初三乙班同学的不舍心情，至今读来似还有点味道。但那个时代并不提倡古典诗词，自然我也就无缘于这方面的正规教育，只是偶尔听文学课老师在讲解课本上的唐诗时提及过「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然而，「爱好」却具有巨大的魔力，驱使我不论学业忙闲也要看点能找得到的数量很有限的古典诗词。

到了大学，作为农村来的孩子，我终于有条件接触到更多的诗词作品，并自学了点诗词格律方面的知识，日积月累，朦朦胧胧地竟也渐渐有了点感觉。「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作为北京商学院毕业班学生因「站错队」、「学生干部」和所谓「家庭出身」问题，被扣上「钢杆老保」、「修正主义黑苗子」、「孝子贤孙」等罪名受到多次批斗。终于，一九六七年晚春时节，「造反派」们对我失去了兴趣，我因而也就有了「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机会，从可怜的伙食费中硬抠下点钱买了张公交月票，天天带着两

个馒头充当午餐，早出晚归往返于学校与北京图书馆（即今日的国家图书馆，时在北海公园西侧）之间，整整钻研了一个月的诗词格律以及相关著作，做了不少笔记，可谓获益匪浅。如果说我今天在古典诗词方面有一点功底的话，那还得感谢那一个月的工夫！自然，从那时以来，品赏古典诗词的情趣，以及偶尔习作所产生的自怡自乐、自赏自慰的「成就感」，总是鼓励着我不能忘怀古典诗词，时光荏苒，竟至成了我一生的业余爱好。

在我看来，词，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精华形式，是对汉语言文字最精致的运用。所谓「声有飞沉，响有双叠」、「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等，固然普遍存在于我国古典诗词之中，而在词中则是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汉字区别于世界上任何文字，其显著特征，一是方块字，二是一字一音，三是一音又有平、上、去、入四声（现代汉语的普通话则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方块字、一字一音，就为按一定格式形成整齐一致的文字排列和语音表达提供了可能；同音韵的字放在不同语句的同一部位而形成的「押韵」，则会构成声音的回环美；而四声按平仄声区分为两类，在同句中平仄交替，在对句中平仄相对，就又构成了汉字所特有的平仄谐和、抑扬顿挫的语音美。我国的传统诗词歌赋包括民歌乃至打油诗，都是与

汉语言文字的这些特征紧密相关的，因而具有强大的无穷生命力。古代如此，当代亦然。这是不可能因什么文化文学思潮抑或哪位权威专家的好恶褒贬而改变的。近代以来随同「西学东渐」而出现的仿西方诗体的「新诗」，本质上是与西方语言文字的特征相契合的，尽管「中国化」了，但不可能、当然也不应当试图去取代由汉语言文字所内生出来的、与汉语言文字相精妙契合的中国传统的诗词歌赋。以「新诗」排斥中华传统诗词这种令人不解的时代现在似已悄然结束了，但从中该总结出点什么，也未必不是必要的。

由此我总是以为，作为中国文学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中华传统诗词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中无疑拥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并焕发出绚丽光彩。而要如此，就应以多种形式提倡和鼓励古典诗词的创作、发表、赏析和评论；古典诗词的创作则应力求严格遵循格律要求，尤其是「近体诗」的诗作和词作。词作，理当按谱填作，按词谱和词韵讲究句型、平仄、押韵和必要的对仗；偶有出「格」者（不包括按例可破格者），也当实属无奈，最好还应有所补救。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华传统诗词得以原本面目绵延不绝流传下去。「创新」当然可以，但那应该是另一种诗体了，就如同「词」以后

有了「曲」一样。我所不赞同的，是「指鹿为马」式的一类牵强附会。

我是中华古典诗词的爱好者，也是偶一为之的习作者。「兴趣」、「业余」是我习作的两要素。数十年来，阅读、品味、欣赏乃至习作古典诗词，一直是我业余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是精神食粮的满足，也是生活内容的多彩，并引以为清雅而怡然自得，个中的乐趣真个是难与他人言！夜晚、清晨，尤其是出差途中，我的许多业余时间都花在浏览诗词上了，有了感觉、来了情绪时也会偶尔习作一首以自怡自娱。习作要遵循格律，则是我一贯之的坚持。偶有「出格」之处，有不得已，亦有力不及所致。至于水平，也只能是「业余」的标准了，常以「自怡自乐」为满足。当然也想有点「意境」，有点「旨趣」，有点「厚重」，有点「品位」，但终归学养太浅而力不从心，也就常以「业余」自劝自谅，长此以往，也就大多流于平凡了。不过，我是赞同「述志为本」、「为情造文」、「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以文远」这类文学主张的，相信「繁采寡情，味之必厌」，欣赏「风清骨峻」、「结言端正，意气骏爽」。而这一切，只能是自己的追求、向往罢了。我习作中的某些篇什若能有这些说法的一点点影子，也就足可自慰了。

这是一本词集，是我古典诗词习作中绝大部分词作的结集，计有二百三十八题、二百四十一首，其中约半数曾收入我的《岁月诗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七年十一月版），也有一些曾发表于《光明日报》、《诗刊》、《中华书画家》、《人民日报》等报刊。这些跨越一九六七年十月至二〇一一年八月、历时四十年的词作，多为因事因景缘情而发，人们或许能从中窥见、体悟到我们这一代人的岁月痕迹、心路历程和时代足音。

这本集子取名《乐斋词》，缘自笔者附庸风雅，将自己居所中的书房冠以了「乐斋」。而以「乐斋」名之，实乃笔者一生笃信：「随遇而安，安则乐；事在人为，为则喜。更有先贤先哲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贫而乐道」；「与人乐」、「与民同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孟子的「君子三乐」之「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笔者作为大学校长，感悟尤切。

何其幸也！学界耆宿、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为拙作题写书名，国学大师、诗词大家叶嘉莹先生为拙作挥笔作序，实乃莫大褒奖与鞭策矣！有幸如是，夫复何求？笔者仅在这里深致谢忱。

词集的出版，我要感谢我的家人，夫人陈祖英不仅从来都是我诗词作品的第一读者，也不只是随时帮忙打印手稿，还创造了我更多的「业余」时间用于诗词；孩子们自然也是有求必应的。我也要感谢我的亲友、同事们，他们往往是近期作品的主要读者并给了我诸多鼓励（在过去很长时间里我的诗词习作除个别是从不示人的），有的还参与了这本集子的编辑整理工作，他们之中有我的姐姐纪宝龙、姐夫程立冬，有吴光、李湘、黄朴民、刘向兵、胡娟、侯书栋等。当然，我还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两社联手出繁体字、简体字两个本子，令我感动不已。

文学作品一旦出版，就不再只属于作者自己，而要任由读者品评了。这本集子若能触发读者某种思绪，引发读者某种心情，不论是记忆、感叹、遐想、共鸣，抑或带来愉悦、慷慨、温婉甚或苦涩什么的，那我担心拙作误人时间的惴惴不安的心境大概方可安宁些许。

谨请读者批评。

二〇一一年九月二十二日晨

目 录

浣溪沙 乘列车过宝成铁路

〇〇一

念奴娇 登鄂城西山

〇〇三

诉衷情 十九日乘船上行西陵峡

〇〇五

浣溪沙 小孤山

〇〇六

虞美人 登南京长江大桥

〇〇七

临江仙 病中念故人

〇〇九

永遇乐 深山背柴记

〇一〇

江城子 九月三十日出差深山途中

〇一二

忆江南 一九七一年元旦

〇一三

捣练子 夜步田埂上

〇一四

诉衷情 完成柑橘外贸收购任务

〇一五

捣练子 南正街晨景一瞥

〇一六

虞美人 献力发展山区多种经济

〇一七

浣溪沙 山洪

〇一八

浣溪沙	一月七日宜昌港送别贻竹	〇一九	浣溪沙	读书图书馆	〇三八
渔歌子	支农小曲	〇二〇	捣练子	读经典	〇三九
临江仙	乘江轮途中	〇二一	渔歌子	散步小泥湾	〇四〇
浣溪沙	西陵峡石牌	〇二二	诉衷情	又到圆明园	〇四一
诉衷情	办公忙	〇二四	临江仙	遥寄吴光	〇四二
浪淘沙	痛悼周总理逝世	〇二六	清平乐	临窗晨思	〇四四
清平乐	歌唱除「四害」	〇二七	浪淘沙	情系宜昌	〇四五
忆江南	重游韶山瞻仰毛主席旧居（二首）	〇二八	忆秦娥	秋夜	〇四七
采桑子	赠友人	〇二九	浣溪沙	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记事	〇四八
念奴娇	喜听十届三中全会公报	〇三〇	西江月	参加武汉发展战略咨询会	〇五〇
浪淘沙	重游北海公园	〇三一	采桑子	全家秋游颐和园	〇五二
忆江南	扬州钓鱼台	〇三三	渔歌子	早春时节	〇五三
忆江南	惜别祖英，惜别宜昌（三首）	〇三四	摊破浣溪沙	《商业活动论》脱稿	〇五四
水龙吟	漫步武汉长江大桥	〇三六	诉衷情	海边晨步	〇五五

虞美人 西柏林一瞥有感

〇五六

捣练子 重庆教学会议

〇七八

阮郎归 怀念唐功烈老师

〇五八

浪淘沙 悬空寺

〇七九

渔歌子 黄山路上

〇六〇

巫山一段云 杨花

〇八〇

临江仙 哀龙门石窟

〇六二

渔歌子 登北固亭

〇八一

采桑子 办年货

〇六四

忆江南 海瑞墓前

〇八二

忆江南 贺教研室工作会议

〇六五

忆江南 拙政园

〇八三

摊破浣溪沙 赴加拿大会商合作

〇六六

减字木兰花 车过子陵台

〇八四

西江月 工作之叹

〇六八

卜算子 吾女上大学

〇八五

醉花阴 星月多情常伴我

〇六九

临江仙 鸣沙山

〇八六

江城子 记仲春大雪

〇七〇

菩萨蛮 仙人桥感怀

〇八七

浣溪沙 赠姜祚正

〇七一

诉衷情 履新会上

〇八八

巫山一段云 嘉峪关

〇七三

浣溪沙 记文科教改座谈会

〇八九

采桑子 纽约铜牛

〇七五

巫山一段云 井冈山感怀

〇九一

捣练子 商业教育座谈会

〇七六

醉花阴 压力吟

〇九三